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目錄

元稹 四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

元稹四

處分幽州德音

昔我元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鋪陳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張説蘇頲嘉貞九齡之徒皆能始終彌縫不失紀律四十年間海内滋殖風俗謹樸君臣平寧人無爭端而卿大夫羞以贓罪鞫人於聖代矣況伺察乎由是網漏吞舟視盜不謹冠羯乘釁勃爲妖氛天下持兵垂七十載朕因眇末獲承祖宗分不得見四方無姑息之臣而

九有復升平之境矣上帝念我賚乎忠賢盡獻提封恢纘舊服使遼陽八州之衆重覩開元之儀者則乎侍中總之力也名藩厚位乎何愛焉劉總已極上台仍移重鎭兄弟子姪各授官榮大將賓寮亦皆超擢管內州縣官吏蕭存古者二百餘人悉是劉總選任材能久令假攝並與正授用奬勤勞尚念幽州將士夙著勲庸易帥之初諒宜優錫共賜錢一百萬貫以內庫及戸部見在匹段支送充賞給幽州盧龍并瀛漠等州將士又念八州之內九賦用殷慶澤旁流所宜霑貸其管內八州百姓並宜給復一年仍令

給事中薛存慶往彼宣慰親諭朕懷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宏靖量事便宜優卹務令存立劉總素以清靜理人固當開釋尚恐自罹禁網亦念哀矜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赦免大將及判官等雖已頒官爵而或慮闕遺宜委宏靖具名銜聞奏如有父母在者别具上聞當加優卹朕以劉總父子並立戰功永言將吏之中慮有沒於王事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士等或忠義可嘉身已淪沒者委宏靖條錄聞奏當加追贈平時舊老始見胡塵復覩朝儀得無悽抃遐想撫其兒稚自此免於兵鋒言念及

玆用加優給管內有高年惸獨或疾瘵不能自存者委宏
靖差官就問量給粟帛管內州縣官吏有奉職清强惠及
百姓者委宏靖具事跡奏聞當與量加進改燕趙之間古
多奇士隈臺如在代豈乏賢如有隱於山谷退在邱園行
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亦委宏靖具
名薦聞於戲古人云安不忘危魏徵對太宗以守成之不
易玆朕小子抑又何知而鎮冀克和幽燕復古慄慄夙夜
不遑安寧實惟祖宗之休尚賴股肱之力咨爾輔弼至於
方嶽爾當勉於姚宋之功予亦無忘於天寶之戒宣示中

外宣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

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

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畱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寧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

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
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
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刓小則綜覈之權見
侵於下輩大則機樞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
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列祖宗之
書願埀戒勵之詔遂申誥教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
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長慶元年冊尊號赦

我高祖太宗化隋爲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

何事哉彼昏盈而我勞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莫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草大試其何事哉據安逸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擐斬斷誅除天下略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內二方平寧粤予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予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始聞其事歎然慰心慈旨不臨臣誠上迫祇受典禮慄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爲堯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爲堯舜

之行者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爲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慕陶堯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武憲章之道以自勤予苟不思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旣不克讓潤物之澤夫何愛焉可大赦天下自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昧爽已前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惟故殺人并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應左降官及流人未經量移者宜與量移近處有左降官流人本因犯贓得罪者宜依今年正月三日制處分京畿諸縣及度支鹽鐵戸部逋欠各疏理放免有差應經

戰陣之處所在州縣收瘞遺骸仍量事與棺櫝兼以禮致祭李師道吳元濟自絕於天並從誅戮念其祖父嘗事先朝墳墓所在並不得令人擅有毀廢愛人本於省賦雖在必輕國用出於地財又安可闕令淮蔡并山東率三十餘州約數千里須賜或踰於鉅萬給復有至於連年應河北等州給復限滿處宜委所在長吏審詳墾田并親見定數均輸稅賦兼濟公私每定稅訖所增加賦申奏其諸道定戶宜委觀察使刺史必加實審務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其百司職田在京畿諸縣者訪聞本地多被所由侵

隱抑令貧戶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於此宜委京兆府
勘會均配務使公平其京兆百姓屬諸軍諸使者宜令各
具挾名勑下京兆府一戶之内除巳屬軍使餘父兄子弟
據令式年幾合入色役者並令京兆府明立籍薄普同百
姓一例差遣頻年巳有制勑處分委京兆府舉明舊章條
件奏聞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聞比來多有稽滯一拘囹
圄動變炎涼自今巳後宜令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
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斷結不當有失政刑具事由奏聞其
天下州縣並委御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

加察訪近邊所置和糴皆給實價如聞頃來積弊頗甚美利盡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閭或虛招以奉於强家或廣僦用資於游客若不嚴約弊何可除宜委度支精擇京西京兆應供糧軍并和糴院官及營田水陸運使切加訪察仍作條疏檢轄速具奏聞應停諸道年終勾并不許刺史上使并錄事參軍不得擅離本州委御史臺切加糾舉內外文武見任并致仕官賜官爵有差神策六軍金吾威遠皇城將士普恩之外各賜勲三轉大長公主公主嗣王郡主縣主神策六軍金吾威遠皇城等諸軍將士統軍以

下兼將士等長行立仗及守本軍本管者各賜物有差鴻
臚禮賓院應在城内蕃客等並節級賜物陰山貴女來迓
天孫會王明庭克勸盛典念吾妹之將遠於禮賓而宜加
其回紇公主別有賜物攝侍中讀寶户部侍郎平章事杜
元穎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植各加一階撰冊文官與一子
正員奉冊奉寶綬書玉冊書寶官各加兩階進寶綬進冊
中進中嚴外辨禮儀贊導押冊押寶綬舁寶冊官各加一
級其餘應職掌行事官并寫制書官太常修撰儀注禮官
并内定行事中使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二階

仍並賜勲兩轉鐫造玉冊并塡墳金字造寶裝寶官等各賜五十段尊師重傅有國常經李逢吉韋綬薛倣丁公著等普恩之外各加一階如已至三品四品者賜爵一級天下百姓九十已上委所在長吏量加存恤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先以旌表者亦量加優恤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以禮致祭

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臣昨二十五日宰臣伏宣聖旨以陸贄敗官罪狀不可書於詔命陛下慈仁愛人恩宥愚直仍令後有所見

得以上聞臣忝職諫司不勝大幸臣等前所上表言陸贄等得罪之由起於讒搆此皆延齡每自倡言以弄威寵及奉宣示姦詐乃明陸贄久在禁垣復典樞要今之譴責固出聖衷竊以李克勵志卹人勤身奉職惠愛之化洽於細微頃以公事之間與延齡相敵未貶之月延齡亦以語人讒搆之端羣情是惑臣聞大臣之體出於讒辭安可持密勿之言爲忿怒之柄朝廷側目遠邇揺心百官素不能親附延齡者屏氣私門不知自保陛下聖德下照物無所遺豈獨厚於一夫而乃薄於天下伏惟發誠謹中官備問閭

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克有過臣實微眇敢逃天誅李克覆族亡家於臣何害事關大本不敢自私延齡姦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賄陰結匪人則他時之過彰聞路絕伏以貞觀遺訓日經宸心去其邪謀以慰天下幸甚幸甚臣不勝懇迫之至

又論裴延齡表

臣某言間者陛下親授臣以直言之詔又命臣以言責之官奉職以來未嘗忘死誓將忠懇上答鎔造竊以裴延齡虧損聖德瀆亂典章逞其心欲以螫毒黎元恣其苛刻以

動揺邊鄙弄陛下爵位以公授私人盜陛下威權以誘脅忠善賢愚注耳朝野同辭臣固不敢飾其繁文再擾聰明所以晝夜感憤不能自寧者以陛下執刑賞之柄不僭在人延齡狡詐公行曾不爲念伏見去年十二月五日敕度支討管李珉配流播州張勛配流崖州仍各決六十斯則延齡自快怒心曲遂其狀陛下聽之以誠謂爲當舉峻其所罰用直羣司罪名及加寃聲大振陛下深鑒其事詔命中輟曾不旬朝馳聞海內使遠方之人疑陛下明有所壅令無必行姦以陷君孰任其咎儻二人獨決延齡之手死

不得言化理之失豈不重乎陛下常以登聞之鼓置之於
庭必欲人情纖微不滯於外比來或事繫度支銜寃上訴
皆不即驗問盡付延齡縲囚衣冠褫奪孤賤身不足償其
怒家無以應其求怨痛內緘誰與爲理矰繳盈路動而見
拘咫尺天門不敢上訴延齡之威益熾疲人之苦日深陛
下以延齡爲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使延
齡無辜辨之何害儻兇惡滋蔓鬱於人心決之不時所傷
豈細臣實寒心銷肉用是爲憂伏惟俯鑒衆情召臣問狀
有一非據罪在面欺臣不勝迫切之至

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茍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

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喜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

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莫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悦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帝之盛意曽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

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巳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

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陵一作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卹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旣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

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疎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宏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見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

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薄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稹者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邁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邁於常品

矣輒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封宗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時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表并事件以聞臣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言

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稹言伏奉今月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臣罪重責輕憂惶失據慮爲臺府追逐不敢徘徊闕廷便自朝堂匍匐進發謹以今月九日到州上訖臣某辜負聖朝辱累恩奬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誠恐誠慙死罪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顧知詩

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自是苦心爲文夙夜强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嘘無親黨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成性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延英旋爲宰相所憎貶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敢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初登朝時舉

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臣既不能低心曲就輩流亦以望風怒臣不料陛下天聽過畀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計侵毁陛下察臣無罪寵奬逾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生人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照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備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徹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於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

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
論塵黷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
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顔不遠郊畿之境
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
遠處藩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庭臣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
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便至今日竄逐臣自離
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臣實制淚不已臣若
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
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臣某無任自恨

自慙攀戀聖慈之至然臣一日未死亦合有所陳論或聞
党項小有動揺臣今謹具手疏陳奏伏望恕臣死罪特留
聖覽臣此表并臣手疏並請留中不出謹遣差知衙官試
殿中監馬宏直奉表謝罪以聞

賀汴州誅李岕表

臣某言伏見逆賊李岕已就誅夷韓充入汴州訖一方既
定率土無虞凡在臣僚實增欣抃臣某中賀伏以汴州抱
吳楚之津梁據咽喉之要地將驕卒悍易動難安急攻則
越逸是憂緩取則遷延易變自非陛下盡排羣議獨斷宸

夷外委將臣內敷睿算風行號令天助機謀則何以斬此鯨鯢破兹梟獍臣摧凶志切受國恩深仰荷威靈倍萬常品限以符守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臣某言今日得上都進奏官報稱昨日陛下御紫宸殿受羣臣朝賀伏審聖躬萬福親見百寮率土皆歡溥天同慶臣某臣聞兩曜有晦明所以成其不已四瀆有盈縮所以成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辨玉質不有霜霰無以見松心是以軒轅神倦然後夢華胥之游秦穆疾寐然後享鈞天

之樂堯以癰瘠而爲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困疾成妍以勞逢福非臣臆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纔經旬日穆卜言吉勿藥有瘳此所以表北極之長尊配南山而永固者也況日臨黃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千官畢賀臣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明庭空懷鼓舞之心有阻賡歌之末無任跳躍歡欣瞻望徘徊之至謹差知衙官劉宗奉表陳賀以聞

代李中丞謝官表　元稹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御史中丞罷秩踰涯

心魂戰越臣某中謝臣生値聖時蔭分天屬雖牽絲入仕或因瑣碎之文而執簡當朝實由睦族而致頃以材駑氣直屢棄遐荒陛下擢自遠藩任兼臺閣夙夜循省効報無階豈謂天眷曲臨過蒙獎拔坐令專席位忝中司因當陳乞於天安敢叨榮於已如或綸言既降丹慊莫從則當破柱求姦碎首請事死而後已義不苟然增日月之末光答天地之殊造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為嚴司空謝招討使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伏奉今月十九日勑以臣兼充申光

蔡等州招討使并賜臣手詔兩道天光下濟聖澤逾深捧
詔慙惶心魂戰越臣某中謝伏以陛下威加四海德被萬
方下蜀無束馬之勞平呉但斬鯨而已百蠻述職九有懷
仁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元濟天將勦除寘蟊賊於
其心假螻蟻以爲聚父死不葬王命未臨擅脅師徒偷侵
縣道此誠仁人孝子決憤激忠之日也陛下尚先含垢未
忍加誅曲示綏懷俾臣招撫臣誠雖懇到性本孱愚任重
憂深驚惶失據然以苗心可化舜舞方興仰荷威靈冀其
柔服臣即日與鄰道計會奉宣詔旨誘諭頑凶威愛並施

使之來格如或尚驅梟獍不襲椒蘭臣則誓死剪除俾無遺孽其歸投百姓等臣並准詔別加優卹置在安全仰副聖情不令驚擾臣先奉恩詔令臣發赴唐州不獲奔走伏謝闕庭無任恐懼之至

賀誅吳元濟表

臣聞拯遺甿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日者神棄申蔡蓄為汙瀦五十年間三后貽顧眇爾元濟繼為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為利陛下凝茲睿算取彼凶殘不越殷宗之期遂勦淮夷之命威動區宇道光祖宗

凡在生成孰不懽忭臣忝官藩翰不獲卒舞闕庭瞻望徘徊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為蕭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授臣某官恩加望外寵過憂深魂魄驚翔手足失墜臣某中謝臣猥以凡才謬居重任當陛下惟新之始辱陛下爰立之恩有累樞衡無禆袞職外致匈奴之哂內失蒼生之心推換炎涼因循聖澤妨塞賢路塵忝台階自顧疲駑方求息駕豈謂陛下特迂宸鑒曲用朽材再提腹背之毛重委股肱之地大孤人望猶簡帝心雖

君父恩深莫知其悪而駑駘力竭何以自安豈敢退而生全實願求其死所伏望再移天眷重選時英特回加縢之恩別受沃心之相全陛下始終之道成微臣生死之榮無任懇迫慙惶之至

爲蕭相謝追贈祖父祖妣亡父表

恩波下濟澤被窮泉天眷旁臨日開幽穸臣某中謝臣祖臣父或勲或賢義著族姻名書國籍逮臣不肖有累前人妄繼元成之官實媿仲弓之德自陛下遣臣待罪宰相不能有以匡逮聖明齷齪知慙屏營失據常恐孔悝銘鼎析

足可期於啟閶門構堂無所豈謂偶逢昌運幸沐殊私赦
臣致冠之辜念臣積善之本追崇祖禰錫命官封子道有
光升卿之言果驗孫謀表慶令伯之報方申海嶽恩深涓
埃効淺彷徨自顧跼蹐何安無任感德忘軀之至

論追制表

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
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
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
史論修處州刺史高宏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

已追制又以杜兼爲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爲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爲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之者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

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黎庶敎化惟新詔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懇迫懇款之至

論諫職表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而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覩今之備位素餐不得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游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

善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司股肱耳目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是以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擁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纍纍而已且

臣聞之諫官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旣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封執一見思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爲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

雖至愚能不自媿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關理道又不當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賊表

臣伏見賊闕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觡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之以雷震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之亂作黃帝鑄五

兵以殺絶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豈黄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苗人崇人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爲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蝨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爲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汚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

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弔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

論西戎表

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葢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

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閑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

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
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
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
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
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
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
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
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
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

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即叙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刼其棋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絕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釁啟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冑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冑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旣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

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

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此則

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敎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

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僚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於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玆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士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

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爲之師
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
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
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
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
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
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
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
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

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顧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宫寮皆用博厚宏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爲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娱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宏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

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衞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爲陛下建汞汞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稹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一目錄

元稹五

元稹五

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温湯狀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温湯右臣等伏以駕幸温湯始自元宗皇帝乘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羨之秋葺殿宇於驪山置官曹於昭應警蹕於繚垣之內周行於馳道之中萬乘齊驅有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猶物議喧囂財力耗殫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深懲覆轍驪宮圮毀永絶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萊殿宇半堙於巖谷深

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衞之廬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六軍守衞於空宮百吏宴安於私室忝爲臣子誰不惕然況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未遑遽有温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臣等謬居禁近冒死上言伏乞特罷宸游曲回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别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驅馳一往竦駭羣情勝境未周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

詣東上閤門奏狀以聞伏候勅旨

辨日旁瑞氣狀

今月二日日旁瑞氣

右奉宣其日日上有横赤氣五色鮮明黄潤日兩邊各有嘉氣内赤外青宰臣稱賀云是五色雲見不知是否者謹按乙巳占有赤氣横在日上謂之戴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人君之象又人君當立王侯封建親戚以爲福佑之徵竊見其日除王潛郭釗田布等官則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期驗伏請以戴氣宣付史官

不可誤書五色雲見又云青赤短小在日旁謂之珥微曲向日謂之抱珥者纓珥之象天子有喜兼有和親之事又當拜將抱者扶抱向就之象隣國臣佐來降天子有喜賀之事子孫之慶臣下忠誠輔主國中歡喜和合今非狄和親西戎通好時者承元請命其日三將同升萬姓歡呼四方來賀亦可謂陛下凡有舉措盡合天心微臣所引占書悉皆明驗伏乞亦以抱珥宣付史官不可誤書五色雲見以前件圖籍作載如右伏以五色慶雲葢是小瑞戴氣抱珥所謂殊祥宰臣怱遽之間未暇精究其事此皆陛下禮

行郊廟誠達神祇展百拜而忘疲入九室而流涕近臣與
感上帝垂休克呈捧日之祥以展動天之德微臣同需侍
從別感恩慈方當鼓舞之時恨不叫呼而賀然臣以爲陛
下特宣手勑宰臣云今月二日卿等所言日旁五色雲見
參驗圖書葢是戴珥之象此皆祖宗積慶特示子孫之祥
豈沖昧微誠能致昊穹之貺宜令有司擇日告廟上以奉
高祖無窮之祐次以報憲宗有截之功誕告華夷並令知
悉若此則陛下感通之德已見九霄推讓之風將光萬葉
爛然宸翰手勑以示於宰臣煥乎天文撰詔自生於聖旨

事超萬古道冠百王伏惟天恩密賜裁察

謝准朱書撰田宏正碑文狀

魏博節度使李愬請與田宏正立德政碑

右臣伏准今月二十四日勅令臣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田宏正首變魏俗彰先帝之睿謀近入鎮州宣陛下之神武積成忠懇大有勳勞人懷去思願刻金石陛下所宜外詔台席內委翰林妙選雄文式揚丕績豈謂天光曲照御札特書猥付微臣實非常例臣頃以特恩拔擢便欲効死仰酬遂竭愚誠累蒙召對自去年九月已後橫遭謗毀無由

再覩天顏分隨枯朽而凋永絕恩波之望豈料聖慈長在記憶姓名無人奏請撰碑便自宸衷宣付微臣忝非木石粗有肺腸空懷感涕之心未獲殺身之所無任感恩思報鏤骨銘肌之至

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

右泰倫重晏至奉宣恩旨授臣前件官告身衣服匹帛及借馬者忽降天書乍乘雲驥須衣煥目眞帛盈庭皆非朽陋之才宜受光揚之賜微臣無任抃躍悚惶之至况臣素守疎愚且無朋黨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書詞非因宰

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感恩深切頻獻封章遂遭分外侵誣不敢保全軀命豈謂恩光轉至睿澤逾深出自宸衷選居近地便令入院當日名見天顏口勑授官面賜章服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言感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伏奉恩旨令臣明日本司赴上舊例更合中謝伏緣先有疏論邊事及幽州事宜兼李應入朝並要面自論奏伏料二十日入假巳後南衙機務稍閑特乞恩許臣中謝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謝賜設狀

右今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就院設者臣聞推食之賜用
勸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微臣猥承天眷擢自内庭雨
露頻施涓埃莫効陛下載分美祿特降珍羞空懐滿腹之
慙未有沃心之鯁既充膚革誓極肺肝竊位素餐實非誠
願微臣無任感激恩私之至

謝御劄狀

御劄二十三字

右泰倫重晏至宣賜臣前件御劄其中聖旨云鎮州逆亂
枉害忠良若與元翼鎮州節度使即是捨賊之門者伏以

睿筭若神聖慈猶父視凶狡之搆亂義在克清念台輔之
銜冤期於必報此葢仁深天地勇過雷霆臣實庸愚難議
窺測況臣謀猷失次罪戾是憂宸翰忽臨天章煥發舞鳳
回翔於懷袖飛龍顧盻於縑緗豈獨傳之子孫便可鏤於
肌骨微臣無任踴躍光榮之至

進田宏正碑文狀

田宏正魏博德政碑文

右前件碑文伏蒙御劄朱書遣臣撰述恩生望外事出宸
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

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唯將吏不會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效馬遷史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宏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忠不隱實功不爲溢美文雖朴野事頗章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

進詩狀

臣某雜詩十卷

右臣面奉聖旨令臣寫錄雜詩進來者伏惟皇帝陛下學深江海文動星辰乙夜觀書秋風詠賦微臣入院之始學士等感傳陛下親批賀雨一章體備鸞皇思深珠玉臣雖不得目覩宸翰臣實竊得心念聖言既仰燭龍之光難逞聚螢之照欲爲陳獻益自慙惶况臣九歲學詩少經貧賤十年謫宦備極恓惶凡所爲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風詩至古今樂府稍存寄興頗近謳謡雖無作者之風粗中遒人之採自律詩百韻至於兩韻七言或因友朋戲投或因悲歡自遣既無六義皆出一時詞旨繁蕪倍增慙恐今謹隨

狀陳進無任戰汗屛營之至

進西北邊圖經狀

京西京北圖經四卷

右臣今月二日進京西京北圖一面山川險易細大無遺猶慮幅尺高低閱覽有煩於睿鑒屋壁施設俯仰頗勞於聖躬尋於古今圖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圖經共成四卷所冀袵席之上欹枕而郡邑可觀游幸之時倚馬而山川盡在又太和公主下嫁伏恐聖慮念其道遠臣今具錄天德城以北至回鶻衙帳已來食宿井泉附於圖經之內幷

別寫一本與圖經序謹同封進其圖四卷隨狀進呈

進西北邊圖狀

京西京北州鎮烽戍道路等圖一面

右臣先畫聖唐西極圖三面草本並畢伏候面自奏論方擬進呈前月十一日於思政殿面奉聖旨云諸家所進河隴圖勘驗皆有差異幷檢尋近日烽鎮城堡不得令臣所畫稍須精詳伏緣臣先畫西極圖疆界闊遠郡國繁多若烽鎮館驛盡言卽山川牓帖太密恐煩聖覽不甚分明愚臣數日之間別畫一京西京北州鎮烽戍道路等圖已畢

纖毫必載尺寸無遺若邊上奏報烟塵陛下便可坐覩處所若欲驗臣此圖與諸家所進何如伏乞聖明於南衙及北軍中名取一久任邊將者或於中使內有經過邊上校熟者宣示其道辨別精粗即知臣愚一一皆有依憑不敢妄加增減其聖唐西極圖三本伏緣經畧意大事須面自陳伏恐次及降誕務繁未敢進狀候對其京西京北鎮烽戍道路等圖并序謹隨狀進呈

進雙雞等狀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鶻幷雙雞共四聯

右臣當州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前採得一聯雙雞爾後更不曾採得昨旬日之内并獲兩聯斤兩輕重稍符詔旨況滚郊初啟既以大翦豺狼鷙鳥自來可以助清梟獍臣所恨身無羽翼不獲陪奉屬車擒狡兔之根源破妖狐之羣黨臣某無任忘軀思奮覩物感恩之至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奉進謹進

進馬狀

同州防禦使供進烏馬一匹八歲堪打毬及獵

右臣竊聞道路相傳車駕欲蹔游幸温湯未知虛實者臣職居守土侍從無由羨魏闕之埃塵猶隨日御恨新豐之雞犬亦聽車音目斷魂銷形留神往又得進奏官狀知河中華州京兆府並於昭應排比進獻臣當州素乏所出無以粗展丹誠臣既別受恩私又不合獨無壤奠伏以前件馬北方正色東道奇蹤調習多時備諳材色解擊毬者每嘉其環迴斗轉動可愜心善獵射者皆歎其度塹踰溝走不換足欲隨正至獻賀竊慮羣衆混同徘徊瞻顧蓄銳斯久今者宸遊近甸地降靈泉施展是時戢藏何益伏望陛

下揚鞭頓轡取驗其馴良結尾絡頭試觀其神彩臣某深恩未報愚志空存自慙駑鈍之姿莫展驅馳之効撫心戀主因馬喻身輕冒天威無任戰汗其馬謹隨狀進謹進

爲蕭相謝告身狀

右中使某乙至奉宣進止賜臣某官告身一通者鳳銜眞誥虬捧天書錦帙金牋霞光日照臣聞高宗命說乃申納誨之詞大舜相龍爰有塈讒之訓空聞簡策未煥緗緗豈臣寵榮而足爲論慙惶增懼進退難安拜受恩光戰汗交集無任感戴殊私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賜金石凌紅雪狀

恩賜金石凌紅雪各一兩

右中使竇千乘至奉宣進止以臣將赴山陵時屬炎暑賜前件紅雪等臣職司復土戀切攀髯方當匍匐而前敢有赫曦之懼豈謂天光下濟靈藥旁沾念臣有丹赤之愚故賜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訥之性故賜臣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冶之清冰在合若遇圜之降雪恩加望外感極成悲無任跼蹐屏營之至

爲蕭相國謝太夫人國號告身狀

恩賜臣母國號告身一通

右某月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母前件告身恩光灼燿捧戴兢惶對揚天休無任戰越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屨以資臣宦游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窌封疆已光於萬業蘂珠文字重降於九霄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爲榮觀臣及臣母以抃以懽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大帝之符寶過金籯瑞同鵲印蓼蕭知感雨露難醻無任抃躍兢懼之至

爲令狐相國謝回一子官與弟狀

臣弟定蒙恩授京兆府藍田縣尉

右臣伏奉某月日勅以所賜臣一子官迴授臣弟定京兆府藍田縣尉寵過憂深恩殊感極彷徨自顧悚惕難居臣本凡愚猥當重任雖星辰軌道幸屬聖時而歲月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謂睿慈仍加渥澤特降推恩之命曲成友愛之私九族生光百身何報况藍田美邑黃綬清流旋覩冉冉之趨倍慶怡怡之樂手足交抃形影相輝空鏤肝心難醻雨露無任抃躍感恩之至

賀降誕日德音狀

右臣等伏奉今日勑旨以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獲申歡慰宜集百寮及外命婦進名賀皇太后仍御光順門內殿與百寮相見便永爲常式者伏以降聖嘉辰承天令節新恩肇降品彙咸休皇太后念樞星之祥重游甲觀羣執事排閶闔而入盡唱賡歌同沾就日之榮實慶溥天之樂況百官承式萬歲傳聲永爲利見之規彌荷無窮之澤臣等謬參樞務親奉德音慶忭之誠倍萬常品無任鼓舞歡呼之至

中書省議賦稅及鑄錢等狀

中書門下奏據楊於陵等議狀請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等物充稅一切不徵見錢者

右據中書門下狀稱應徵兩稅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配端匹斤兩之物以爲稅額不用計錢令其折納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回計者伏以兩稅不納見錢百姓誠爲穩便或慮土宜不等恐須更有商量請令天下州縣有山野溪洞無布帛絲綿之處得以九穀百貨一物已上

但堪本處交易用度者並許折納便充晋州晋使錢數仍
令依當處堪納兩稅匹段及雜貨估價計折輸納給用之
時並不得令有加擡臣等又見比來州縣緣不納見錢抑
令小戶數人並合共成端匹期會來往費擾倍多今請天
下州縣有貧下戶兩稅數少情願輸納見錢者亦任穩便
若此則上無抑配之名下有樂輸之利以兹折中實謂得
宜又據中書門下狀稱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
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合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
匹段者伏以糶鹽價錢自有本使收管不要州縣條流至

於榷酒利錢雖則名目不同其實出於百姓今天下十分州府九分是隨兩稅均配其中一分置店沽酒葢是分外誅求一則厚取疲人二則嚴刑檢下上供既有定數餘利並入使司事實煩苛法非畫一今請天下州府榷酒錢一切據貫配入兩稅仍取兩貫已上户均配兩貫已下户不在配限先有置店沽酒處並請勒停若此則賦斂無名額之煩貧富有等差之異人知定准吏絶因緣臣等商量以此爲便

右據中書門下狀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節度團練等

使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錢年支未用
物充待一年後鑄銅器盡勒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廣
鑄處每年與本充鑄者臣等約計天下百姓有銅器用度
者分數無多散納諸使斤兩蓋寡創置鑪冶器具頗繁一
年勒停並是廢物軍人既未素習鎔鑄亦恐甚難又每年
留州留使錢額本約一年用度支留若待鑄得新錢然遣
當州給用必恐百事久闕不應時須臣等商量請令諸使
諸州一切在所許百姓以銅器折納稅錢幷度支給價收
市每年每季隨便近有監冶處據數送納所冀鑪冶無創

置之勞工匠有素習之便不煩鑄本自有利宜其州府出銅鉛可廣鑄處請委諸道有銅鉛處長吏各言利害具狀申陳參酌衆情然議可否以前據中書門下奏請令中書門下兩省重議可否奏聞者臣等謹議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省議舉縣令狀

元和十五年八月日中書舍人臣武儒衡等奏

駕部郎中知制誥臣李宗閔中書舍人臣王起

庫部郎中知制誥臣牛僧孺祠部郎中知制誥

臣元稹

吏部重奏舉薦縣令節文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拘以考淺疾廢耄瞶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墾荒田已是考課舊條獄絕繫囚冤人申雪亦是正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未殊尤豈

可二年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並請停集且起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他官何妨撫字若皆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牓樣剩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准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姦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剩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冀蒙優奬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

蓋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缺先盡舉薦人數留缺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

冀將允當同前五舍人同署

彈奏劒南東川節度使狀

劒南東川詳覆使言

故劒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在任日擅沒管内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莊宅奴婢今於兩稅外加徵錢米及草等謹件如後

嚴礪擅籍沒管内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塗山甫等

八十八户莊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並在

諸州項內分析

右臣伏准前後制勑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奏聞臣昨奉三月一日勑令往劒南東川詳覆瀘州監官任敬仲贓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日擅沒前件莊宅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沒莊宅奴婢文案及執行案典耿琚馬元亮等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正月十八日舉牒云管內諸州應經逆賊劉闢重圍內並賊兵到處所有應接及投事西川軍將州縣官所由典正前資

寄住等所犯雖該霈澤莊田須有所歸其有莊宅奴婢桑柘錢物斛斟邸店碾磑等悉皆搜檢勘得塗山甫等八十八戶案內並不經驗問虛實亦不具事職名便收家產沒官其時都不聞奏所收資財奴婢悉皆貨賣破用及配充作坊驅使其莊宅桑田元和二年三年租課嚴礪並已徵收支用訖臣伏准元和元年十月五日制西川諸軍諸鎮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將健百姓等應被脅從補署職官一切不問又准元和二年正月三日赦文自今日已前大逆緣坐並與洗滌況前件人等悉是東川將吏百姓及寄

任衣冠與賊黨素無管屬賊軍奄至暫被脅從狂寇既平再蒙恩蕩嚴礪公違詔命苟利資財擅破八十餘家曾無一字聞奏豈惟刻下實謂欺天其莊宅等至今被使司收管臣訪聞本主並在側近控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勒本道長吏及諸州刺史招緝疲人一切却還產業庶使孤窮有托編戸再安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重加貶責以懲姦欺

嚴礪又於管内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

右臣伏准前後制勑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使錢外加率
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
聞奏又准元和三年赦文大辟罪已下嘗恩滌蕩惟官典
犯贓不在此限臣訪聞嚴礪加配前件草准前月日追得
文案及執行案典姚孚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七月
二十一日舉牒稱管內郵驛要草於諸州秋稅錢上每貫
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稅又准前加配計當上件草臣伏准
每年旨條館驛自有正科不合於兩稅錢外擅有加徵況
嚴礪元和三年舉牒已云准二年舊例徵收必恐自此相

承永爲疲人重困伏乞勒本道長吏嚴加禁斷本判官及
刺史等伏乞准前科責以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貫
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伏准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明志檢勘得
實據嚴礪元和二年六月舉牒稱綿劒兩州供元和元年
北軍頓遞費用倍多量於梓遂兩州秋稅外加配上件錢
米添塡綿劒兩州頓遞費用者臣又牒勘綿州得報稱元
和二年軍資錢米悉准舊額徵收盡送使訖並不曾交領

得梓遂等州錢米添塡頓遞亦無尅折當州錢米處者臣又牒勘劒州得報稱元和元年所供頓遞侵用百姓腹內兩年夏稅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使司令於其年軍資錢內尅下訖其米卽用元和元年米充並不侵用二年軍資米數使司亦不曾支梓州遂州錢米充塡者臣伏念綿劒兩州供頓自合准勅優矜梓遂百姓何辜擅令倍出租賦況所徵錢米數內惟尅下劒州軍資錢四千二十三貫三文其餘錢米並是嚴礪加徵別有支用其本判官及梓州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側將來擅收沒塗山甫等莊宅奴

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官及諸州刺史名銜
幷所收色目謹具如後
擅收沒奴婢莊宅等元舉牒判官度支副使檢校尚書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崔廷
都計諸州擅沒莊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奴一十八人婢
一十七人
於管内諸州元和二年三年秋稅錢外隨貫加配草元
舉牒判官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盧詡
都計諸州共加配草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

加徵梓遂兩州元和二年秋稅外錢及米元舉牒判官

攝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裴誗

計兩州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梓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嚴礪元和四

年三月八日身亡

擅收塗山甫等莊二十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十

七人加徵三千貫文米二千石草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三

束元和二年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三束

元和三年四萬四千一百六十束

遂州刺史柳蒙

擅收沒李簡等莊八所宅四所奴一人加徵錢四千貫文米三千石草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五束元和二年二萬四千五百三束元和三年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二束

綿州刺史陶鍠

擅收沒文懷進等莊二十所宅十三所加徵草八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束元和二年三萬八千九十三束元和三年五萬五百九十五束

劒州刺史崔實成

擅收沒鄧琮等莊六所加徵草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七束元和二年九千三十九束元和三年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束

晋州刺史李憇

元和二年加徵錢草六千束三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五十束

合州刺史張平

元和二年加配草三千四百六十二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五束

滎州刺史陳當

元和二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三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二十七束

渝州刺史部膺

元和二年加徵草二千六百一十四束三年加徵草三千七百二十七束

瀘州刺史兼御史劉文翼

元和二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三束三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一束

資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束三年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束

簡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一百四束三年二萬三

千一百一十八束

陵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六百六束三年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龍州元和二年加徵草八百九十一束三年八百四十一束

右已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幷所徵收色目謹具如前其資州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替遷授依訖委本道長吏各據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聖慈軫念切在蒼生臨御五年三布

敕令殷勤曉諭優惠困窮事涉擾人頻加禁斷況嚴礪本是梓州百姓素無才行可稱久在兵間過蒙奬拔陛下錄其末効移鎮東川仗節還鄉寵光無比固合撫綏黎庶上副天心蠲減征徭內榮鄉里而乃橫征暴賦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豐私室訪聞管內產業阡陌相連童僕資財動以萬計雖即沒身謝咎而猶遺患在人謂宜諡以醜名削其褒贈用懲不法以警將來其本判官及諸州刺史等或苟務容軀競謀侵削或分憂列郡莫顧詔條但受節將指揮不懼朝廷典憲共爲蒙蔽皆合痛繩臣職在觸邪不勝

其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勅籍沒資財不明罪犯稅外科配豈顧章程致使銜

寃無由仰訴不有察視孰當舉明所沒莊宅奴婢一物已

上並委觀察使據元沒數一一分付本主縱有已貨賣破

除者亦收贖却還其加徵錢米草等亦委觀察使嚴加禁

斷仍榜示村鄉使百姓知委判官崔廷等名叨參佐非道

容身刺史柳蒙等任竊藩條無心守職成此弊政害及平

人撫事論情豈宜免戾但以罪非首坐法合會恩亦以恩

後加徵又已去官停職俾從寛宥重此典常其恩後加徵

草及柳蒙陶鍠李愬張平邵膺陳當劉文翼等宜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餘並釋放牒至准勅故牒

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

山南西道管內州府每年兩稅外配率供驛禾草共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七圍每圍重二十斤

興元府二萬圍內五千圍每年折徵價錢充使司雜用每圍一百二十文據元和三年使牒減免不徵餘一萬五圍見徵率

洋州一萬五千圍

利州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圍

右訪聞前件州府每年兩稅外加配驛草遂於路次州縣檢勘文案據諭後使牒並稱準舊例於兩稅外科配又牒山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裴玢勘得報稱自建中元年已後每年隨稅據貫配率前件禾草將供驛用者伏准元和元年已後三度赦文每年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以枉法贓論又准今年二月三日制節文諸道兩稅外榷率比來制勑處分非不丁寧如聞或未遵行尚有欺弊永言奉法事理當然申勑長吏明加

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於界內榷率（闕一字）加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中官御史訪察聞奏（闕一字）伏以前件草並是兩稅外徵率准制合勒本道明（闕四字）州府長吏仍令節級科處分勘擇得實以前劒南東川詳覆使監察御史元稹奏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御史臺

牒奉勑積習多年成此乖越然在長吏合尋根由循失政之規置無名之稅雖原情可恕而在法宜懲觀察使宜罰一月俸刺史各罰一季俸仍令自元和四年已後禁斷牒

至准勑故牒

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

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韓皐去年七月封杖決

湖州安吉縣令孫澥四日致死

右御史臺奏得東臺狀訪聞有前件事先牒湖州勘得報稱孫澥先準使牒差攝烏程縣令日判狀追村正沈朏不出正帖不用印奉觀察使七月十六日牒決孫澥臀杖十下仍差衙前虞候安士文監決第三等杖二十二日安士文到科決孫澥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狀追攝過犯絕輕

科罰所施合是本州刺史且觀察使職在六條訪察事有不法即合具狀奏聞封杖決人不知何典數日致死又託以痢疾爲念寃魂有傷和氣其湖州刺史受命專城過於畏懦受使司軍將科決縣令致死寢而不言並請准科以明典憲其諸道觀察使輙封杖決巡内官吏典法無文伏望嚴加禁斷庶使遐方士子免有銜寃

勑封杖決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韓臯備歷中外合尊典憲有此乖越良所憮然罰一月俸料據決孫澥月日是舊刺史辛秘離任之後新刺史范傳正未到之時

俱無懲尤不可議罰餘依

論轉牒事

據武寧軍節度使王紹六月二十七日違勅擅牒路次州縣館驛供給當道故監軍孟昇進喪柩赴上都勾當部送軍將官健驢馬等轉牒白一道謹具如前又得東都都亭驛狀報前件喪柩人馬等准武寧軍節度轉牒祗供今月二十三日未時到驛宿者伏准前後制勅入驛須給正券並無轉牒供擬之例況喪柩私行不合擅入館驛停止及給遞乘人夫等當時追得都勾當押衙趙任到責狀稱孟

監軍去六月十四日身亡至七月五日蒙本使差押領神柩到上都領得轉牒累路州縣並是館驛供熟食草料人夫牛等又狀稱其監軍只是亡日聞奏更不別奏只是本使僕射發遣亦別無勅追者謹檢興元元年閏十月十四日勅應緣公事乘驛一切合給正券比來或聞諸州諸使妄出食牒煩擾館驛自今已後除門下省東都留守及諸州府給券外餘並不得輒入館驛宜委諸道觀察使及所在州縣切加捉捕如違犯請資官所在勒留具名聞奏餘並量事科決仍具給牒所由牒中書門下者又准元和二

年四月十五日勑節文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領進
奉官幷部領諸軍防秋軍資錢物官及邊軍合於度支請
受軍資糧料等官並在給券餘並不得給如違本道專知
判官錄事參軍並准與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勑處分者
謹詳前後勑文並不令喪柩入驛及轉牒州縣祗供今月
二十四日巳牒河南府並不令供給人牛及熟食草料等
仍牒都亭驛晝時發遣出驛並追得本道牒到在臺收納
訖右件謹具如前伏以凶柩入驛穢觸典常轉牒祗供違
越制勑正僕射位崇端揆合守朝章徇苟且之請紊經制

之法給長行人畜甚衆勞傳遞牛夫煩多弊緣路之疲人
奉一朝之私恵恐須明罰以勵將來伏准前後勅文給券
違越並合申牒中書門下不敢別狀彈奏伏乞特有科繩
其本判官等准勅並合節級科附謹具事由如前伏聽處
分具狀上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爲河南百姓訴車

河南府應供行營般糧草等車准勅糧料使牒共雇四千
三十五乘每乘每里脚錢三十五文約計從東都至行營
所八百餘里錢二千八文共給鹽利虛估匹段絹一匹約

估四千已上時估七百文紬一匹約估五千時估八百文約計二十八千得紬絹共六匹折當實錢四千五百已來

五百乘准勑供懷州已來載草

右件草准元勑令於河次收貯待河開般運送至行營續准度支奏令差河南鄭滑河陽等道車共一千乘般載今據每車彊弱相兼用牛四頭每頭日食草各三束計一十二束從武德界至行營約六百里車行一十二日程往來二十四日幷停住約三十餘日計每車須食草三百六十束料及人糧在外若自齎持每車更須四乘車別載緣路

糧草若於𣢾路旋買計一千車每頓須買草六千餘束州縣店肆必無祇供得辦況今年河路元不甚凍及至𣢾車般載至發時已是來年正月上旬已後即水路自然去得只校旬日之間實恐虛成其弊

三千五百三十五乘准糧料使及東都河陰兩院牒般

載軍糧

右件軍糧伏據中書門下奏稱若幷糴貯恐事平之後無支用處且令收糴來年春季糧料今據邢洺魏博等州和糴已合支得𣢾月即前件糧亦合得春水路般載以前兩

件車准勑並令和雇今據度支河陰匹段十乘估價名雇一乘不得令府司還是據户科配况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軍過宰殺及充遞車已無大半今若更發四千餘車約計用牛一萬二千頭假令估價並得實錢百姓悉皆願去亦須草木盡化爲牛然後可充給頭數今假令府司排户差遣十分發得一二卽來歲春農必當盡廢百姓見坐流亡河南府旣然卽鄭滑河陽亦是小處假使凶竪卽擒伏恐饑荒薦至萬一尚稽天討不知何以供求積忝在官司備知利害伏以事非職任不敢上言仰荷陶甄冀裨萬一

無任冒昧狂愚之至伏聽詳察處分謹録狀上

同州奏均田狀

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内均配兩稅元額頃畝便請分給諸色職田州使田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便請於萬户上均率又均攤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及特放百姓稅麻及除去斛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後

當州兩稅地

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人户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

日有沙礫塡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間亦有豪富兼幷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欲遣官檢量又慮疲人煩擾非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各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田地畧無欺隱臣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戶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稅元額地數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自此貧富彊弱一切均平徵斂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

此州實冀稍校完全

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幷州使官田

驛田等

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徵既緣差稅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鄉村被配一畝二畝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額出稅之者其公廨田

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無過於斯伏准長慶元年七月赦文京兆府職田令於萬戶上均配與臣當州事宜相類臣今因重配原額稅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與百姓任爲永業一依正稅粟草及地頭榷酒錢數納稅其餘所欠職田斛斗錢草等只於夏稅地上每畝加一合秋稅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餘䣐錢只收地頭榷酒錢上分釐充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司職田合變米送城者比緣百姓自出車牛及零碎舂碾動逾春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

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爲變糴取本色脚錢州司和雇情願車牛搬載差綱送納計萬户所加至少使四倍之稅永除上司職祿及時公私俱受其利

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二千石

右自置軍鎮日伏准勑令取百姓蒿荒田地一百頃給充軍田並緣田地零碎軍司佃用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三斗其粟并是一縣百姓稅上加配偏當重歛事實不均臣今已於七縣應稅地上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

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

右准元和十三年勅緣夏陽韓城兩縣殘破量減逃戶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十九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斗三千一百五十二碩一斗三升三合草九千九束零並不計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地落下兩縣蒿荒之外並據見定頃畝一例徵率自然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

當州稅麻

右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龍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兩充州司諸色公用臣昨因均配

地稅尋檢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爲復數外旣無條勑可憑臣今一切放免不稅

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

右從前所徵斛斗升合之外又有抄勺圭撮錢草卽有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算人户輸納元無畸零凳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沒臣今所徵斛斗並請成合草並請成分錢並請成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絕姦詐其凳數粟麥草等便充塡所欠職田等數其錢當州每

畝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户元納二十一文整數臣今
只收納二十一文內分釐零數將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
餘貫便足更不分外攤徵回姦吏隱欺之贓除百姓重斂
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宜以前件謹具利宜如前逐縣兩
稅元額頃畝幷攤配職田分數及甆成文分合等錢草斛
斗數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伏以當州田地鹹鹵瘠薄
兼帶山原通計十畝不敵京畿一二加以檢責年深貧富
偏併稅額已定徵率轉難臣昨所奏累年逋懸其弊實由
於此臣今並已均融抽稅又免配佃職田閭里之間稍合

蘇息伏緣請配職田地充百姓永業事須奉勅處分然冀永有遵憑伏望聖慈允臣所奏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浙東論罷進海味狀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

右件海味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准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今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昨之任行至泗州已見排比遞夫

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詔荆南令貢荔枝陛下即位後以其遠物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去年江淮旱儉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旨條之内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膳卹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況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醎腥增痰損

胏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
下罷荔枝減常貢之盛意蓋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
臣别受恩私合盡愚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
如蒙聖慈特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勒停仍乞准元和
九年勑旨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回實冀海隅蒼生同霑
聖澤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中書門下牒　牒浙東觀察使
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五斗
海蚶一石五斗

牒奉勅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等道途稍遠勞役至多起今巳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巳發在路亦宜所在勒回牒至准勅故牒

錢貨議狀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徵稅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右閏正月十七日宰相奉宣進止如前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徵稅之謂也旣聖問言之又以爲黎庶之重困不在於賦稅之闇

加患在於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令之不行今天下賦稅一法也厚薄一概也然而廉能莅之則生息貪愚莅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徵稅暗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以來天下之財限爲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

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餘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以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輕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貨財國家之貨財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别進之名絶賂遺

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燬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

遍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仁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待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錄奏聞伏聽勑旨